九子全書

ニ七13
130
V6

門 口八73
號 130
卷 16

張榜評題奇格奇文亦奇名言如屑世宙大觀

管子卷第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 西吳朱長春 通演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明西湖 沈昜新自主 參訂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陰陽。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蔫。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此第三舉目。房注第三舉目。終于冬處陽。非也。案後

楊慎評極奇麗驚賢而古質稍然莊生淮南之間子家之神器也

解春采生。秋采蔵。夏處陰。冬處陽。引徵子不與紂之難。後世不絕下接云。故曰。大賢之德長。可見此句屬上文無疑矣。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捘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赦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於諂毋有於凶。毋監於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第八舉目謷火縣反充未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遷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績按第十二舉目當在此可正而視

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挬。宅拼反摘丁歷反擢丁用反則擊。績按第十三舉目當在此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萬物之一最奇者此下自為解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也春通天秉陽積氣地秉陰積形五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陰君天道也臣地道也君出令佚故曰佚君出令。君但出令事故曰佚故立于右為用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右勞臣任力勞。臣則任力故曰勞五音不同聲而能調。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譬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春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

梅士享評音出下虛無為者君道也故音屬君味調于實有為者臣道也故味屬臣

沈鳴新評意調味和君臣妙于出任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愛宜。一率主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每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嫉。則夫婦和勉矣。（春演）甚哉名利之重人毒也。重不其有而欲有。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必爭。爭不其嫉而人嫉。而人嫉至。嫉而黨樹戎與兵鬬于朝堂。而禍流于國矣。何之任力忠哉。未嘗不始于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則嫉賢無嫉臣。故盡能臣善。予曰大婦和勉。魚貫參鑽斯之賢主也。而女不若乎。同心在良。視國如家。吾其樊姬。能遍能爲傅說。故曰五味不同物而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亾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春通）上德不德。君臣音味。凡以調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臣之敗皆出于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涵大成。是唯時德自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也。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鷄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春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道明法民興之。

揚慎評夫婦和勉鹽梅之象也亦若海內象賓

朱長春評語至風流生養能和。

始于君臣有當于音味有辨

梅士享評無之所披曰風有之所郊曰養

李必評惟博故備惟不失故無遺

楊慎評不寃不塞皆行也寃大則僅入而不能行塞則不入履自迹求即不

善也。與善則援爲正。驗爲平。枉出直。于是薄。不失而能無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盡仁。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春〕〔通〕成軸。猶成憲。備成法。以善理。如備成器以裕用。減溜大成。環畢備得。取喜待於此。故曰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莞於時德合符。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寃其入小也。不塞。寃。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

稽祓評君恩垂天地

可九軌之道。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誰求行者而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馬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往若流水是也。適善備也。僃也。是以無乏。僃。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順入謂多備

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春〕〔通〕僃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變而通。通而復常。矣。故論教者取辟馬。爲規矩也。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是。不得有非。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

張榜評老子之安乎泰管子之偏環畢語正相似

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告戒於彼也。春通是非先定。交而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蹎必覆矣。故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摹士。無備不足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僊也無乏矣。故聖人博聞多見。斋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圜之周。無不備得也。春通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諭。教。曰清化。曰備得。善哉王政之敬敷乎。良帥不良。直越焉者。故曰聖君賢佐之制舉也。一條通屬與教。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

大成大獲。巨獲。作矩矱。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句春秉生。秋秉殺。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弋反涅濡。涅濡。猶言滑滯。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

朱長春評文采瑰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下來希見此文字

朱養純評說賢人避亂本心

梅士享評讀此文勢大賢

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非爲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過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春通〕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君益其嚴酷。而人臣不過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牘也。〔春通〕隱居獨善。好學不勌。所以俟舉翼也。故徵予不與於紂之難。乃奉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瑒。凌轢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語俱奇。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悠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來。所以絕四。惠者知其郷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名實不可兩守。故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但存其一。悠從此

之德長合宣提在上節

張榜評管子之文各篇各出一格尤奇者四稱七主問山主及此篇

沈點新評無怒無言無謀惠能取一唯取一能安無憂渾然入我觸目俱清凉世界

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春演名者。實之賓也。賓主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從其相爲。則不相怨。相怨則絕相交。如晝之與夜。寒之與暑。陰之與陽。孰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奸雄。僞君子。欲用其惠。知欺天下以攘兩利。而不自知大盜之久爲邇者迹也。以惠而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及之。自謂巧濟沒法也。春通怨毒于人爲怒者。所以止此怨之。彼知其所以行甚矣哉。舉世沒而不出。匿友亦沒也。唯無怒一言。爲大海津梁。津梁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怨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凝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大也。君有所未暗。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暗。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暗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堯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

葉水心評淵默二義味自玄

周元會評私欺傷失爲害甚巨

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

北通達評旁行不流

楊慎評此管子自道也達則適解則漸

堦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神）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

朱養和評先帝常義語甚婉

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春通唯虛不自良。乃烏飛而準繩。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飛烏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讒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未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察謂之明。目之順明。心司慮慮必順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也。明也。智也。政也。治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告。續按告當作吉。對下凶字。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春通伎苛所以險。政險則才枝反妄爲虐。曰伎苛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愼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忘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

沈維垣評枝反爲苛殊可戒

劉績評朴至兼以麗澤

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亾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亾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佳語）言君主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爲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土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亾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一句）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

黃震評毋邇其求法語名通

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事不得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道也者通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

郭正域評天地人不一故不專一物而通乎道

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司。是星紀。十二月也。故曰天不一時。此以土。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之。常見半。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爲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之流也。濵而不盡。濵。湊漏之流也。薄承濵而不滿。泉逾而前。濵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雖承濵。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

曾彥評博與名正是不官于物

朱長春評此時輒有賦語其驗人後之筆耶

程敬政評又舉天地人不一處

何汝良評語奧勁獨道

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當爲響。檮檮當爲擣。擣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

趙用賢評天地原無偏私

朱養和評天地能包絡萬物而宙合又包絡天地但

鳴者也。桴。鼓抱也。擿。擊。鼓聲。猶鐘磬也。
言鼓之有擿擊之聲。由抱有以擊之也。言苟有唱之
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
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象天地應德。為否泰也。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
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禍善祐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
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
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
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消教以先天地行。天地莫
善。故橐天地也。有又也。天地莫反
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莫。裹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意。上

朱長春評上春秋下秦漢經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

非人不傳

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
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為一裹也。散之至于
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續接山
乃止字誤。春通山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
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之不
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
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春通
而時出之。而聖人之道貴。當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
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

沂正評應無方妙在無妄

有應當。句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不失而應當。非應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響善本于聲平。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無以應。則樹棘而求蔭。還矩而求方。冥行而求直。前之也。反本之不暇。奚于忿忿者不足以合一人。反而正本。足合宇宙。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責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朱長春評。先立綱爲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意故爲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莖桓梁。窮奇材。極巧工。望之雲構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乃南華深遠矣。儻哉此營營耶。幻幻耶。人耶。鬼耶。梅士享評。此篇自爲經傳。語多深晦。不自解。人必不能解。解終不解。頗涉于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

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梅士享評。二語前此無人能道。可開萬古羣蒙。可牖斯民耳目。

朱養純評。有氣以生。須有名以治。極秘奧。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昭。萬象之道。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之道。

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成。日與心。以生氣爲土。此言氣者。成爲功。而生道之用也。尤宜重也。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也。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

花齋藏板

柯潛評三者以慎不慎分輕重

姚福評重寶器所以居重馭輕

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以後皆治樞也故曰樞言

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

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

蓄藏積。民無飢。故爲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珠玉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

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春通喜怒哀樂。生于陰陽。

楊慎評世主以珠玉爲寶情用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

山二生四也。人含陰陽以生。離則死。四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春通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惡矣。上德爲之。而無以爲。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言廣人民也。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奮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績。亾疲多貴寵。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

朱養和評師時指甚新

李泌評制人不爲人制此謂善制

不好加名於人者。人亦加之。人衆兵强。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人之所制也。陵人者。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反陵之。人進亦進。人退亦退。息戾伐鄭之比。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

張榜評龍蛇五也豈如蛇蚓蜩翼之靈且滿哉

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一過二也。春通一龍一蛇。一日五化。周應而無窮。故無過二。一以貫之也。不化一者過。過之時即二矣。不遠復不貳過。義政如是。則一日五化。五行之運。化而相生。終而復始。則五復一日而五序周。天道人道君道歸于一。一乃能化五也。

沈鳴新評先王自有束紐若憑資地便非心親

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解。結紐則絕。有紐而絕。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疎。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

蘇軾評能爲萬乘之主造水

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卽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贈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愼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春通）貴極如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圖。豚豚乎莫

姚樞評結在誠信

張榜評坦坦之功爰爰之言嘵嘵之德備中之皎皎錢中之錚錚者爲之

朱長春評動作無識卒來必倚機心耶神明先覺不爾

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愍戒之戒之徵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而焉令既順欲樓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克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穆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

楊忱評充字初獲

紫水心評陰陽貴善用

張嶼評憎始怨本關紐極微

湯潛評六殆如芒刺背

無親矣凡國之亾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亾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

郭正域評損益語典型不刊

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近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朱養純評閱
世名言爲臣子砭石

張榜評觀欵器以宅盧慶何從加之乎

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報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朱長春評。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柄于道耶多美言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鳶心。詩小夫非大豪

管子卷第五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鳳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開不可以母闔。闔扉也。宮垣闕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開無

楊慎評觀玉者厚薄寸方漂暢色澤瑕柔光潤不欺以長故能定玉之價此文之觀國亦然

閭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梅上享評八觀玄言如屑真有國之禁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鑰也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憝愿
何良俊評化非過以歸端直依然性體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
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憝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弃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

岩正評此觀言國飢飽
沈鍊評不務耕耘則國飢而君上寄寄之一字甚危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以工總大意下分八觀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岳正評此觀言國貧富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易植也鳶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鳶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

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鳶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人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倹倹之國可知也夫

岳正評此觀言國倹倹

柯潛評一倹生許多弊端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氓家謂民家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畜產末用謂倹國之俗也國倹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倹倹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後儉之。國可知也。

岳正評此親言國虛實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積按方一百本作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

朱養純評曾利重賦成何國積安得不凶

楊慎評此一段自是管子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而流其藏者也。賦重則粟賤。故人羅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行而糴之。奇。或藏流散也。人來。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出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出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此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奇。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出三之一。師。法

程敏政評廢法以斂稅其害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十三之一也。(續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亾三之一。又無故積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不餘。則以遇者。(續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

胡瑗評以時禁發便於農事無妨

劉繪評寬力必先惜財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舩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六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休矣。故曰臺榭相望

郭正域評照應上意每之顧子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岳正評此觀言國治亂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高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汲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姪。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里無士舍。士。謂里尉。毋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毋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爺。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沈鳥新評毋自勝正與生極切通患

孔貺達評悍激高飛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

岳正評此觀言國强弱

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

柯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也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也則百姓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朱養和評說到以情僞示敵弱何可言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岳正評此觀言惠行不行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變之文

沈問新評備列弱破亡滅之形令人神喪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貴功。無功者富。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張嶼評流星飛兎

岳正評此觀亡言國存亡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績拨一本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已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國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國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

張榜評萬派飛泉注此一整

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朱長春評。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爲之。其說計察。其文刻厲。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國尤奇宕神王。

張榜評。驟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橫錯落。如河決。如珠連。如驅檣。如陳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而其中龍虎風雲。離跂幻惟。不可端倪。此等文置之案頭。日讀千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沈鳴新評惟賢智能踰法而領袖民以守法者責在士大夫故禁制倍嚴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故不爲苟且之善。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績拔藏於官。謂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收於君府。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制。則下皆會其慶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與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刻分之病安得不私偷成亂

李泌評皆從君失其德來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績按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金陳法。上與制法君金操權。而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殺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遮射人心。必使歸已也。績按別本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

張榜評萬心一心語略轉換便新翠

黃震評權重循利遂成黨私

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趨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交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

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客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饑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續按別本注。王官。既私君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

朱養和評私行最能釀害意。

官爲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爲已恩賜。舉人則以爲已勞。爲國舉賢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飲食相反。前上以附下。枉法以求

姚佺評愈說愈痛快

春通利市交。而漁分輕重以進。巧此剝民。下附民以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

沈鳳新評深揭求譽偷人所謂姦人之雄也

楊慎評三鉄彈而三窟成此事若見靈禁之士尤急耳

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天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壺士以爲人資修田以爲人本濟士以爲人資若趙孟之爲既有營田業以爲人去之本也頭則私養其士雖人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釣虛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避所依也〔續按〕隱即索隱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也辟倚皆邪不正側入迎遠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民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人貨財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濟人以買譽

何俊良評飾小言大遠交假爵等事更劇至

楊慎評數言說千古蔽臣若揭金鏡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隣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春通結儲君。援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楊慎評利害無使苟

朱養純評歸到仁耻是眞流六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尋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安。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

衰世之象。往往雜煩碎。音氣下殺。

梅士享評貴行令而原於令不虛行令行則國富兵強而動以危亡爲戒保有之漠不以六攻奪三隧令之勝近也非以爲并兼接奪正天下之規也此之謂王道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蓋令不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說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爲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

葉水心評廣列令不行之弊

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威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也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有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生之則五衢開春通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渝令而邪衢於五途而求途由於民而衢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爲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稽也謂之逆稽騎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騎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稽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稽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騎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爲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諂事便辟爲榮華以相稽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以得貴富爲榮華以相稽也謂之逆所以恥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故以爲逆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沈昀新評重器在令下渝令則途邪而開之實自上

程敏政評數逆便不經

曾彥評三經典奧精核爾堂鴻議

蘇軾評復細
陳三經酷烈

不貴。荷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服位不修其能。不以小居大。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

楊慎評一篇重令警策在此無民用無兵勝國何以兩兼有乎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名之言。

郭正域評令不行就民兵說至伯王語語精策

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辛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

郭正域評天道人心適然宜陽

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亾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所以與危亾爲鄰。則天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春演〕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而已。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何平而不陂。周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瞷。瞷

郭正域評驕縱中于內外

柯潛評器不可毀

末即禍也。瞷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齊。故曰。齊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倣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沈鼎新評如此六攻寧不敗三器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卽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續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亾也。〔續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亾。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非號令毋以使下。非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張嶲評呼吸通帝座

朱養和評器不愛攻戰守自得力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道人心之間。令棅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及入拙矣。亦文心無慙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張嶲評然四段意脉氣勢自是相映發

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

張嶲評呼吸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

管子卷第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眉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朱長春評段落語句時住可以山采不可田穫

張榻評雖截然四段意脉氣勢自是相映發

（從○空○而下）不設法以法。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雖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重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賞罰輕於賞罰也。

沈鼎新評法從君身之始則上令其而下情通皆由此

程敏政評主孤臣黨成何世界

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小收。陡然另起。一。變。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多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後悔。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姦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後悔。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姦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小收。君子不密。又另起。則害成。人主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而修德。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又另起。

張榜評樓轉筆頭便已收住

葉水心評飾三欲以安位挈領語

楊慎評法令宜嫌于多

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日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春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維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

劉績評誅修甚悉又引以繩墨故服

岳正評況字以下又轉一意

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

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朱養純評忘小而利大但恐人不知耳

兦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荀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赦者葬馬之委轡必致覆佚也。家正而天下定。則大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毋赦者小害而毋赦者痤疽徂禾切癰也。雖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績按〕雖恐痕。或癰字。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春演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而足爲。何爲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嗇軾評不求美觀意甚穆汤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弁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子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子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故輕生則暴人興。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張嶲評曲盡儉意

李泌評妄予妄誅君生亂亂賊非法也

花齋藏板

朱長春評文與墨子近長條莫辨在戰國而下于戰國又爲末派矣退之認錯作祖故反文而文亡

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敎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

沈鼎新評法令漸廢則民漸弛故以法令愛人則人可用

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爲愛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

姚樞評用民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者。其可是懾讋之術得哉。

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

沈維垣評下做上因釀害之用。而無謀害上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

極士享評力不轉死不愛何以得此乎民

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續按）轉。猶轉推避也。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

柯潛評失令則君獨而利害叢

者必王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所以然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刦已刦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

朱長春評主運危言政可與四目四聰而諸侯之國史也

張榜評透入人情而辨才足以發之

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也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

楊慎評內隔外隔中隔文理轉展反側

沈鳳新評令即其勢勢爲人主之神語云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寧不落胆

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

何俊良評命以正定方謂之令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故傷國也。勇而不義。傷兵也。不及於勇。一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祕。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

孔頴達評言辨而行難皆裂規矩

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續按）倍古背字同。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續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朱長春評當時名法家指一而途殊各自立說參差同異故竝收之其起議轉入紆曲可尋貴之。豈敢更駁亦強詞耳論其高卑乎。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駁亦強詞耳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高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人相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相貴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貧賤。人臣皆欲操此六者。以相合。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人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行謂之壅。壅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瑕君臣

獨在司命之權乎權必以道行權術則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人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行謂之壅。壅於出而不入謂之瑕。瑕君臣

參評敝壅瑕拒洞析今源

朱養和評失令又歸到用人

遺用賢評法自治儀自正

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愼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

郭正城評依然責之在上

沈閬新評士之高智卑愚在人之自領取

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春通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貫。務物者。博溺心。文滅質。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物。而物爲制也。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

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

黃震評忘名忘功則不滿於

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效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

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徒。皐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李。同理。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簒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

朱養純評世無四語精奧

穆載評引援古有波瀾

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紛紜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興之理。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古今惑也。是反語。不可廢其不廢。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廢欲廢之又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傷國也。故曰一也。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

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川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爲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猛毅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七不安。道正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之七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亾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亾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

誅。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華。行邪者久而不華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朱長春評。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弛也斯漫。漫斯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氓。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脈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皐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睡腫痺者肉食而尸行者耶。病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猾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騷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梅士享評。此篇論法法。而歸重於君身。蓋法而放則惠窮于民。而無與共上令者。失令而蔽。則威刼于臣。而無與共通下情者。皆不知爲政者也。政者正也。未有中不中而能正。失中之生正。正之治國。若規矩爲方圓。巧曆不能盡其數。故置儀立法。君之自治也。君正而臣不敢誣。能與君共執法者也。猛毅與懦弱。皆非中。皆不得爲正。故外難與內亂。其弊相衡。而君之當中正以立極。隱其于法。法之先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

楊慎評管子之意是言兵未離道德要人上會

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四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治其軍。法度審也。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計數得。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有數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勝敵。明理而勝敵。勝敵可勝也。定宗廟。茲寧。則遂男女。人安。則遂男女。官四分。既定且寧。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宗廟定。則明分官。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沈鼎新評用兵及致四禍則兵權不可不知

程敏政評四者全由有數理來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盈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田吏則人惰慢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怠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兼弱攻昧取亂侮亂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而乘而乘精亦頓未際而蹈堅亦敗

管正評有制之兵先爲可勝

葉水心評治兵法莫先于三官

張嶲評五教以作民勇

兩者合而兵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收裝也春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假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度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賞罰貴信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月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春演初舉玄德。似老而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以兵歸八。分而復合也。道無不在。全使兵離道。卒無窮德。又以德而有用。則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經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楊慎評與篇首兵非備道玄德似老而察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以兵歸八分而復合也道無不在全使兵離道卒無窮德又以德而有用則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經乎不知而發乎不意

楊慎評無端窮正由分而合兵法之神處

至備乎道故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爲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經乎不意。經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經。謂率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謂器成教施。追亾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

楊慎評中處即處乎無端

至備乎道故非備運乎德故非至始乎無端即觀天道卒乎無窮即執天行三官五教九章即時物文理與黃帝之旨何違得其妙而忘乎兵帝王伯之運途也

無窮之中敵不見之乃曰無敵一形乎處可否之中則彼遠彼已則有敵也（續）按中處無敵謂身居四方皆避之不敢與敵令行不留謂法行彼四方皆遵之不敢留難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置（置猶一氣專也）

曾彥評專一句扼要

拔（拔特固之守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定則傷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春通）入道之言一則神定則慧庫勢變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定于太山故之利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爲已用）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特固（春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固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利之法靜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置之效動如風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隙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俘厥寶玉必遮精勇與俱故曰寶不獨入也（續）按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入也故不能止下倣此（春通）雖獨入與衆俱入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春通）不神之所以爲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衆爲用之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爲用之無無而有無而有我不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知出入人安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意若出入）

楊慎評獨出獨入者將心也寶者三軍之精志也將提精志以出入倣獨而不獨則執止寶不必改實寶言貴也

李廷評惟神故獨出獨入

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神（春通）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盡不意率然而來率然而應通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疑畜之以

姚樞評仍合到道德

湯慎平無大功彼大無強

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春通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爲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神此以畜和養合因之爲衆強勇于進鬬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韜鈐一等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謂不守一數守勝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至也不以勝爲勝故雖勝不勝破大勝強二之至也能破大勝强也亂

以勝強我不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可量彊不可慶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終始參養純許道原于一皇之明一正明此也

原本也凡此皆至原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元也明一者王則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其矣其次一之一以御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至曰實曰原曰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也利適器之至也宜之至績按致中致也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

孔頴達許可見利適用敵所不可緩

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　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　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春通。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春通。不見我之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可以尋。無形可以覩。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爲。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春通無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而萬物成矣。化矣。道之謂春通。無設無形無爲。結上無名。若。亾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爲變化者也。故若亾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春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非威也。

士享許成化歸之無正神之不測

皇敏政評道借威而威非道

朱長春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從一而散之。而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也。寔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自遠。其文妙。其權祕。

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敎士三萬人。橫行於天下。此耶。卽不出管氏。抑計倪鳴夷之流。託爲書明道。吳起以後。無此兵論矣。白豎子毒逐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道

又評。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爲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虎。豹之狗也。予故曰兵本。

梅士享評。此篇論兵法而原之于道。歸之于德。渾渾乎帝者之風。其次一之。一不可二。浸浸乎王者之盛。豈孫吳權謀之列。○篇內道德等語。多同幼官。彼錯見。刪之不成段。此合見。刪之不成文。皆篇內精神所注。故兩存之。讀者不妨各會其意。

管子卷第六終